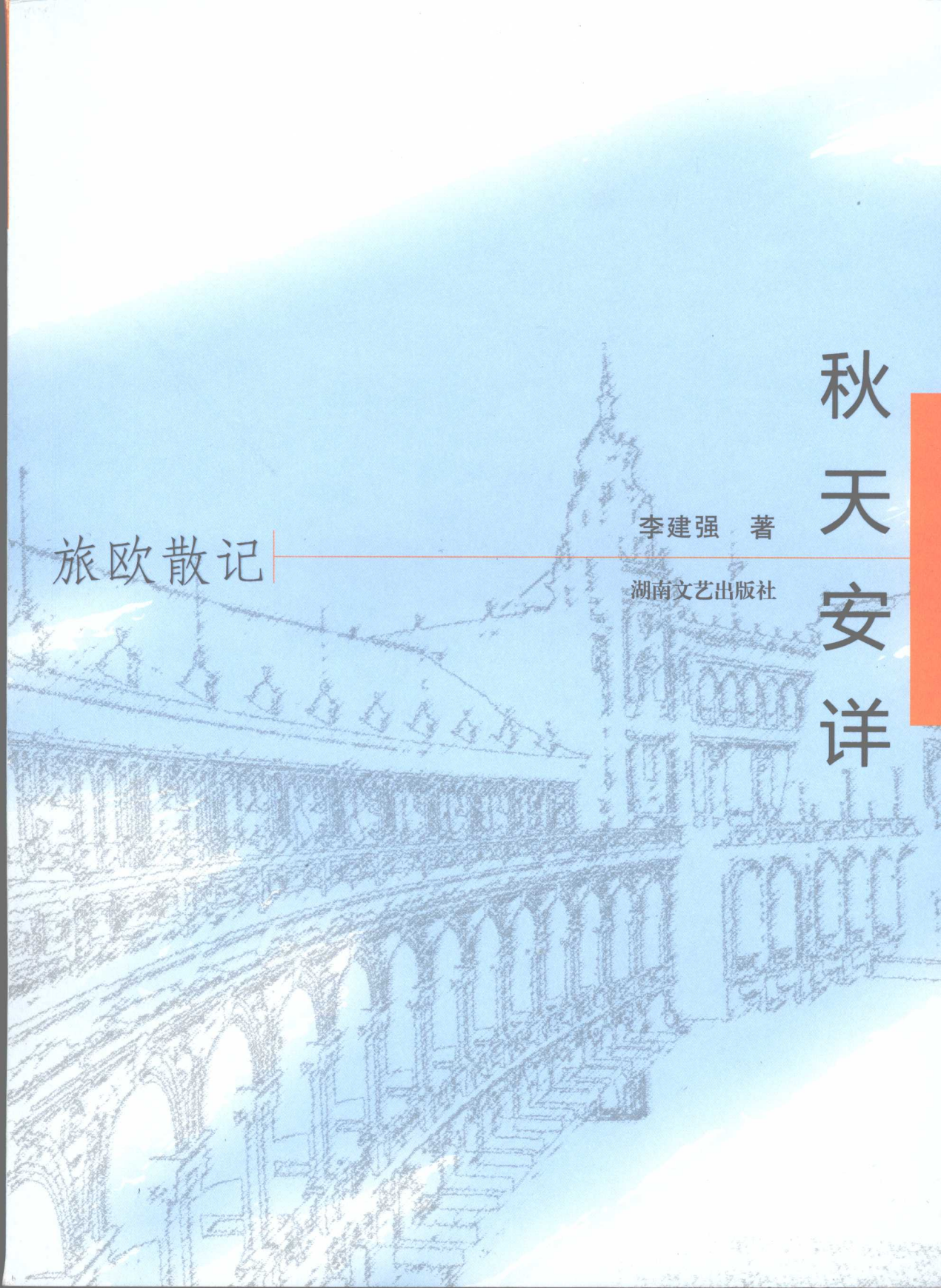


秋天 安详

李建强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旅欧散记



旅
—
欧
—
散
—
记

秋天 安 详

李建强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秋天安详：旅欧散记 / 李建强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8. 4

ISBN 978-7-5404-4127-2

I. 秋… II. 李…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043642 号

秋天安详——旅欧散记

李建强 著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健

装帧设计 陈文

出版发行 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 编 410014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长沙化勘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1 次印刷

开 本 72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13.25

印 数 1-2,000

书 号 ISBN 978-7-5404-4127-2

定 价 48.00 元

目录

序	001
第一篇	
亲爱的酒神,你真的醉了	004
第二篇	
多瑙河,什么让你如此美丽	019
第三篇	
维也纳美妙的声音	037
第四篇	
罗马,你把什么奉献给了我	055
第五篇	
和马克思说说话	082
第六篇	
巴黎的仪态万方与纸醉金迷	098
香水	099
康康舞	104
吃在巴黎	111
历史的虚无与无奈	117





第七篇

纽伦堡札记四则

第四次世界大战怎么打 125

上帝宽恕你 129

是真的天真还是故作天真 132

人类的苦难像条河 136

第八篇

阿姆斯特丹,黑夜里一束性感的花 142

第九篇

在希腊的屏风上

签证官的口哨声 162

一位雅典老头 164

巴特农神庙 167

米克诺斯岛 171

比永远多一天 178

奥林匹亚 181

一则希腊寓言的另类版本 186

一封两千五百年前的来信 192

锐利的眼 正直的心

——读李建强《秋天安详》有感 199

思想与灵魂的舞蹈

——读李建强《秋天安详——旅欧随笔》 204

今夜秋风又起（自序）

前几年，几次赴欧洲学习、考察、旅行，有感于人、事、物，途中写笔记草稿数篇，但每次回来想把它整理出来，便失语，便无法动笔。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也不知道从哪里说起。那些美好、亲切的回忆，仿佛酿造的葡萄酒还没有珍藏到足够的年份而不能开启；那些自以为是的思考，仿佛炼制的钢坯还没有锻打成型而不能出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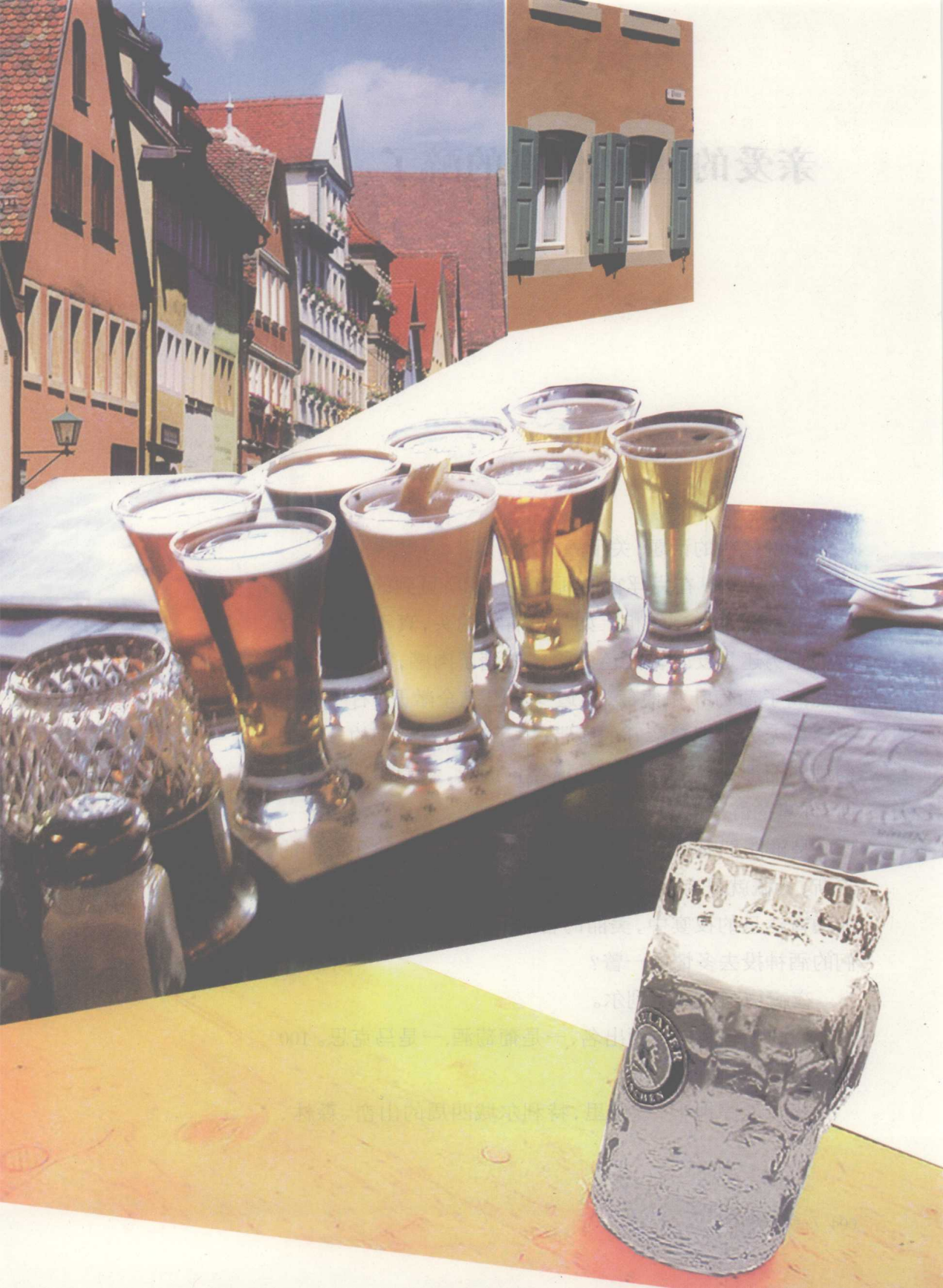
可是，今夜秋风又起。洞庭湖平原漫天舒卷的秋风又一次激起我心海的涟漪。在无比柔韧的秋风里，我依稀听到类似西方智者温暖的话语：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尽管这声音是那样微弱，但总会震撼我卑微的心灵，总会让我强烈地意识到，不管是政治领域还是生活层面，我们的社会已开始悄悄寻找理性与人性的回归，悄悄寻找民族复兴的正确航道。是的，以人为本！人，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高贵，多么的了不起！有什么还会比人至尊至爱、至关重要、至高无上呢？在这秋夜的宁静中，我细细地辨别这种声音，它不是拉丁语系或斯拉夫语族中的任何一种，分明是地地道道的普通话。

多么酣畅淋漓的秋风啊，一来就是八百里。就像人类永远抵御不了大自然迷人的诱惑一样，地球的每一个角落，也同样无法抵御人类优秀文明的传承与发扬光大。人类共同的文明遗产和价值观总会如今夜的秋风一样，滋润、安慰着我们的灵魂。

其实，我又能说些什么呢。三次欧洲之行总共不过十几周的

时间,最长一次也只有五十多天,说走马观花也好,说蜻蜓点水也行,想去的地方似乎都去了,可总没有到达的感觉。比如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可就算你亲手摸到了罗马冰冷潮湿的古墙,亲耳听到了 Trevi 广场美轮美奂的咏叹调,亲眼见到了罗马女人拉丁式线条的优美脸庞上那深栗色的眼睛,你也总感觉不到已经到达了罗马。怎么说呢?罗马有近三千年的厚重、辉煌和波澜壮阔,你只去了一两次、一两天,就算真正到达了罗马吗?我们的歌德从魏玛坐马车走了五十六天,他还说他只到了罗马的城墙边。但不论怎样,我仍然能感觉得到,只要你走进了它的怀抱,走进了它的氛围,或许再稍加用心,欧洲的大地都会有一种真实的给予。那就是让你领略真正意义上的安详——无边的安宁与实在的祥和。这种感觉如同秋夜的天空一般,深远、庄重、含蓄、宁静,并且会在你的心灵深处久久地起伏跌宕。

我想告诉您,朋友! 尽管这不过是一个旅人的皮箱之谈。



亲爱的酒神,你真的醉了

先说轻松的话题,关于酒。

在画册里,在卢浮宫的画廊里,我所见到的希腊酒神狄俄尼索斯是一副醉相。如果只看他的头,真不知道这位神仙是男还是女。驼红色的脸庞充满了肉感,浓黑的卷发上扎满了葡萄叶和葡萄,半边身子已完全敞开,右手的两个手指无力地捏着解开的腰带,左手还端着满满的一杯葡萄酒。而那毫无光泽的眼神已经告诉我,亲爱的狄俄尼索斯,你真的醉了。

是谁能把喝尽天上人间美酒的神仙灌醉?除了万能的宙斯,大概就只有他自己了。是不是因为在俄林波斯圣山那通宵达旦的夜宴中,美丽的智慧女神雅典娜始终没给我们的酒神投去多情的一瞥?

夜宿德国小城特利尔。

特利尔有两样东西出名,一是葡萄酒,一是马克思。100多年前,马克思诞生于此。

秋雨不停地下,暮色里,特利尔城四周的山峦、森林、

原野笼罩在一片水雾之中。小小的城堡仿佛水里打捞出来的一般,湿漉漉的。街面不见了人的踪影,唯有湍急的摩泽尔河河水沿着古老的城墙孜孜不倦地流淌。

参观马克思故居后就等待吃晚饭,吃完晚饭——一篮子各式各样的点心,我和我的同学也就没什么事可做了。雨夜里,两人打一把伞,一边骂该死的点心,一边到处找酒吧。

同学姓雷,鼻梁边也就几个坑坑洼洼,大家便叫他麻子。我一不小心也跟着叫了快二十年,改也改不过来。

在一间小得不能再小的酒吧里,我俩落座。可不见一人,难道酒吧也有自助式的?那服务生呢?

吧台上水银吊灯散发出的光尽管朦胧而又迷离,但我们仍能看清一墙的酒柜上排放着不下200种各式各样的酒。舒缓、悠远的音乐从酒吧的每个毛孔里轻轻流了出来,勾勒出雨夜的静谧与温馨。

人呢?

屏风后闪出一夹着香烟的青年女子。让我和麻子惊讶不已的是,对面的女孩完全是一张东方的面孔。

试着用国语过招,一下子便冒出了火花,亲切感油然而生,客人与侍者的距离顿时无影无踪。

女孩忙递过名片,好有味道的名字:QQ马。

女孩看麻子望着名片笑,解释道:“前面是妈妈名字的拼音缩写,后面是爸爸的姓。”



麻子生怕忘记了他的幽默，问：“那你怎么不叫马QQ？”

“那可是我母亲现在的名字。我爸给我取名图方便，只需颠倒黑白就行了。”女孩浅浅一笑。

从女孩的谈话中得知，她是在台湾长大的菲律宾华人，祖籍陕西，90年代中期随父亲入菲籍，去年留学德国，在特利尔附近的一所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这个酒吧便是她打工的地方。

女孩好像比我们还兴奋，不停地问这问那，就是忘了问我们喝什么酒。

我把一包中华牌香烟和一张印有洞庭湖岳阳楼的明信片送给她，女孩高兴得轻轻地叫唤了一声。这时候，她才想起自己的身份，连忙打开一瓶酒，说：“大哥哥，这是特利尔上等的葡萄酒，我请你们喝一杯。这酒叫特利尔红钻石，看看味道如何。”

我尝了一口，竖起大拇指。这杯中之物色深而味浓，酒体重，酒气中复合草莓和甘草的风韵，入口香绵，很有层次感。

“德国人都喝这玩意？”麻子问。

“不仅仅德国人，全欧洲的人对葡萄酒都情有独钟。《圣经》中葡萄藤是洪水过后诺亚种下的第一株植物。从此葡萄和葡萄酒便被认为是上帝赐予这些基督教徒的礼物。欧洲的酒神大概只酿、只饮葡萄酒。”

我把自己对酒神的印象告诉了她。

女孩笑道：“不醉的酒神能酿出一种自己也能喝醉的酒吗？这不等于万能的上帝创造了一块他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有意思。”

酒吧里开始陆续进客，十来人就已把这屋子占了一大半。女孩麻利地招呼着。麻子要了一瓶同样的酒，两人对饮起来。下酒的菜就两个：花生米和炸薯条。

“还是咱们中国好。”麻子感慨道。

我知道他的潜台词：这眼下的酒吧要变成家乡的酒馆该多好。

女孩有空就过来和我们搭话：“咱们家里，妈妈每年都要酿制葡萄酒。很简单的。因为葡萄酒不需要依靠外力就可以自行发酵转变成酒，而且发酵到一定程度后又会自行停止，并保持一定浓度的酒精成分。不像其他酒类需要人为的方法。”

“那它是有生命的呀。”女孩的话让我想起美国作家威廉·扬格有过这样的描述：一串葡萄是美丽静止与纯洁的，但它只是水果而已；一旦压榨后，它就变成一种动物，因为它变成酒以后，就有了动物的生命。

“是的，葡萄酒可以说是唯一有生命的酒类，在发酵、陈化、装瓶后仍是活的，依然会继续成熟变化。而其他酒类如白兰地、威士忌一离开橡木桶就不会再成熟变化。可以说酒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两瓶葡萄酒是相同的，就像找不到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一样。”

“这葡萄酒到底有多少个品种？”

“不下 10 万种吧。在这个日益标准化的年代，葡萄酒可能是唯一还坚持个性的产品。来我这里的酒客，几乎每个人家里都会藏有一两瓶在市场上根本不可能找到的葡萄酒，这酒往往是主人的挚爱，也是主人品位和个性的体现。”

我心里感慨，欧洲人把葡萄酒酿到了这个份上，体现

的是人类对完美不懈的追求。

“你可以当一个优秀的葡萄酒推销商了。”麻子向女孩竖起大拇指。

“在你们眼里是一瓶瓶的酒，而在我眼里却是一串串经济学的数字。”女孩吐出一个烟圈，边和我们聊天，边招呼着客人。短头发、大眼睛、秀丽端庄的 QQ 马学的是经济学，而中国大陆经济起飞的一个个案例早已上了她所在大学的教科书。从她嘴里流出的一串串有关大陆经济发展的数据，至少对我来说是陌生的。

酒吧客满，很窄的过道里都是站着喝酒的人。一屋子的人窃窃私语，却听不到嘈杂的嚷嚷声，只有酒杯轻轻的碰击声伴随着音乐到处行走。

我们的一瓶酒差不多见底了。我打量麻子，那脸上几粒开始泛红光的小麻子变得越发可爱。他望着眼前的场景自语道：“要是在国内，这屋子里只怕早已炸开了锅。”

国内的酒吧算是休闲、喝酒的场所。上班族需要一个诱发他们激情的频道，只是在这个频道里别讲什么文化、品位、教养。酒吧提供给你的，就是某种躁动不安的心底欲望，某种暧昧不清的心里印象，某种对既定生活的颠覆和冲动。你会游走在粗犷与细腻、杂乱与雅致、摇滚与古典、清醒与梦幻之间。酒吧里可谈生意，可谈爱情，可行令猜拳，还可以摇骰子，玩扑克，打麻将。总之，众多的酒吧被众多的酒客演绎成了一个休闲的大杂烩，演绎成了深夜不归的一个理由。

女孩过来很热情地又和我们说话，显然，异乡遇同胞，她也被某种情绪所感染。

“你在马克思的故乡读书，对他应该有所了解吧？”我问。

“我知道他是一个伟人，很了不起。所有特利尔人都为他而骄傲，但我读他的书不是很多。我学的是凯因斯理论。”

凯因斯，欧洲现代经济学的开山鼻祖，他对马克思经济理论的批判可是彻头彻尾的。他说马克思是欧洲最大的疯子，而列宁则说他是布尔什维克的敌人。

“那么，德国人呢？”我绕开话题。

“德国人？你们没有感觉吗？来德国多久了？”

“一个月吧。”

“哦。怎么说呢，如果两个不相识的德国人坐在火车的一条凳子上旅行 20 天或更长的时间，他们彼此可能不会说一句话。但如果桌上有一瓶酒，那就不一样了。”

“怎么说？”

“有了酒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女孩向喝酒的客人嘟嘟嘴，说，“变成一个滔滔不绝、眉飞色舞、喜笑颜开的人。但他们基本不饮烈性酒，以喝啤酒、葡萄酒和香槟为主。家里家外少不了酒，而喝多喝少依个人的酒量而定。总的印象，德国人和整个欧洲人对酒都是蛮尊敬、蛮虔诚的。”

应该是如此吧。

酒，这上帝送给人类的礼物，总之是谷物果类酿制而成的。哪怕是红薯、南瓜、土豆熬出的烧酒，都是大地奉送给勤劳农夫们的佳酿。所以，我在欧洲看到的关于酒的介绍，几乎都是用诗写成的：苏格兰威士忌是迷人的梦幻，波尔多的葡萄酒是伊甸园里的甘泉，芬兰的伏特加是冰中的火焰，维也纳的香槟是玫瑰花瓣上的露珠，里斯本的白兰



地是荡漾在心底的春风，意大利的朗姆酒是黄金玉液，慕尼黑的啤酒是琥珀面包……欧洲人对酒的赞美一点也不亚于对上帝的赞美。说到底，这是对劳动的褒奖，是对智慧的崇拜。有了对酒的尊敬，就会有对酒的珍惜和节制。

“这酒吧也太小了。”麻子对女孩说。

“我还见过只有 4.5 平方米的酒吧呢。”

“天天都有这么多客人？”

“几乎天天如此，天天爆满。德国人晚上最不喜欢做的一件事大概就是呆在家里看电视。我的老师家里就只有一台又小又旧的电视机。像他们这样的知识分子，第一，打心底里瞧不起这种作为大众娱乐消遣的工具；第二，也没时间在电视机前耗着，最多也就用它来看看新闻。而普通的德国民众，有球赛就去体育馆，有感兴趣的电影或演出就去电影院、剧院、音乐厅。赌场、红灯区德国人也没少光顾。当然，酒吧更是他们理想的选择之地。总之，所有的娱乐活动，他们都愿意到现场、实地亲自观看和体验，而不愿意夜夜坐在电视机前，把自己变成电视的俘虏和弱智的沙发土豆。”女孩的口才极好，与她谈话是一种享受。

夜深了，过道里的酒客已散去，而那些还稳稳当当坐着的，却丝毫没有起身回家的意思。既然酒吧与夜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深夜不归就理应是一种默许了。那就继续喝吧，继续泡在里面吧。泡，是沉浸的意思，浸泡在酒吧里，沉

醉在一种气氛中。它的精髓会像温泉里的矿物质一样，慢慢地渗透到人的身体里、血液中。泡酒吧的人，大概是一个城市的时尚精英，他们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又不为工作和家庭的压力所累，有大把的时间和足够的闲钱。他们对时尚生活方式的理解是：既有一份能够安身立命的工作，又能练就一个到多个足够达到专业水平的业余爱好。工作只是为了赚钱，但爱好是超越金钱目的的纯自我表达和完善人生的事情。能不为金钱而做好一件事，是现代人一种精神价值的体现，而泡酒吧的人大都有这方面的潜质。

麻子的酒量大，一瓶酒他喝了多半。当我们准备和女孩告别时，她忽然提起一个可能很想交谈的话题：“你们真的要打台湾吗？”

麻子马上答道：“有像你这样可爱的姑娘，谁忍心去打？”

“我爸爸就是怕打仗才移民的。”

“东德与西德的历史就在眼前，你应该比我们更熟悉。”我说，“那时候，战争的烟云始终笼罩着，危机永远大于现在的台湾海峡。可聪明智慧的德国人并没有打起来。如果我们双方不是政治上的弱智，不是这世界上最大的蠢驴，两岸会打仗吗？”

女孩仍然浅浅地笑着，但笑容里露出了一丝忧伤，“高雄是我的家，其实爸爸也还常住高雄，我的两个哥哥也在那里，你们知道高雄是个多么迷人的城市吗？我想家，这里的书一读完，我就飞回台湾，飞到高雄，再也不离开。”

“那我们会去看望你，欢迎吗？”

女孩没吭声，从吧台上拿出一张便笺，把她在高雄的住址写在上面递给我。

一句随意的话，女孩却是那么认真对待。我被女孩的真诚和纯朴感动。我提议，三人斟满酒，为了和平，为了女孩的幸福，为了我们的萍水相逢，干杯！

助长深秋的夜雨仍在敲打酒吧的窗台，摩泽尔河的河水在不远的地方尽情地歌唱，那些不久前采摘下来的葡萄，早已躺在无数人家地窖的橡木桶里静静地发酵。而我们呢，在德国一个边远小城，在万籁俱寂的深秋之夜，在散发阵阵酒香的灯影里，一个凯因斯的学生，两个马克思的小卒，在细细地品味我们各自不同的人生和异国他乡的安详。

明天，我们将去慕尼黑，远隔千里，我仿佛已闻到巴伐利亚啤酒花浓浓的香味。

司机狄特一把年纪，是个不修边幅的家伙。那一头乱七八糟的头发和翘起的胡子，只怕一年四季从不打理。相处一个月，除了和领队吵架外，就没见他吭过声，更没见他笑过。那模样，很容易让我想起高尔基《童年》里的那个粗俗不堪，整天可让鸡飞狗上屋的外公。

可今夜，这“外公”却要带我和麻子去喝酒。

麻子边走边说，今晚把这老家伙搞翻算了。

我说那可不一定。我给麻子说起两年前的一个故事。那是在英国剑桥，飞利浦英国公司工程部主管查里斯先生在剑河边一家中餐馆宴请我们。事先，一行四人商量好今晚可要把查里斯灌醉。可谁料刚一上桌，侍者就给每个人上了一大杯啤酒，至少在一升以上。菜未上我们聊天，也就是几分钟吧，客人还未端杯，主人却已将一杯啤酒十分轻松地倒入肚中。那先声夺人的气势，一下子就把我们的阴